

154-104C1

浪漫舞厅

英国小说集

2161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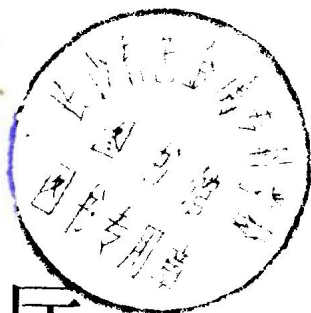


I54-104 C1



0452562

210302



浪漫舞厅

英国小说集

上海译文出版社

英国小说集
浪漫舞厅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375 插页 3 字数 225,000
1991 年 6 月第 1 版 199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500 册

ISBN 7-5327-0696-6/I·850

定价：5.05 元

浪
漫

九

编 者 的 话

这是一本英国小说集，共收十位现代英国作家各具特色的小说十篇。

这十位不仅在英国，而且在世界上都有影响的作家，除曼斯菲尔德已经谢世外，至今仍在文坛辛勤耕耘，并不时有新作问世。对我国读者来说，曼斯菲尔德这位女作家和她的作品无疑是熟悉的，但今年是曼斯菲尔德诞生一百周年，为了纪念这位才华横溢的小说家，我们特意介绍一篇以她自己的生活经历为题材的作品《孟浪的旅行》，小说中的“小个子下士”就是她生活中的情人卡科。

其他九位作家可以说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登上文坛的，只有普里契特是例外。这位老作家在二十年代末期发表第一篇小说，迄今已有六十年创作经历。他发表过各种体裁的作品，其中以短篇为最出色。他的艺术特色是洞察力敏锐和善于运用幽默的笔触来塑造人物。这里介绍的《狂欢》描写了一个老年鳏夫和一个寡妇萍水相逢的交往，颇能反映他的独特的创作风格。

五十年代，英国文坛上出现了一批被称为“愤怒的一代”的青年作家。他们以小说、戏剧的形式表现他们对政府政策的不满和对上层社会虚伪、自私的厌恶。他们以愤慨而尖刻的笔调描写工人阶级生活，给战后的英国小说注入了新的活力。西利托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选入他的《旧货贩子的女儿》，这是他的代表作。小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一对青年男女发泄不满的胡闹生活，读者从中可以领略到作者所表现的“愤怒”的色彩。在这一时期成绩卓著的还有威尔逊、伯吉斯和斯帕克三位作家。威尔逊主要是一位以

现实主义为创作手法的作家，擅长以讽刺的笔触反映英国中产阶级的生活；伯吉斯则深受詹姆斯·乔伊斯的影响，喜爱运用现代派手法创作小说；而斯帕克则是善于从各种创作风格博采众长的女作家。这里介绍的《重聚》、《诗神缪斯》、《砰一砰，你死了》都是他们的短篇佳作。

福尔斯、特雷弗、奈保尔和斯塔布斯都在六十年代成名，并在西方越来越引人注目。福尔斯艺术特色非常鲜明，他的作品具有较强的实验性，构思与布局往往奇谲巧妙，出人意表，常借用侦探小说的技巧手法。他喜爱在小说的时间安排上进行探索，在小说中交替使用“没有时间”的时间和正常的时间，并善于刻划谜一样的女性，这些特点在《谜》中明显可见。特雷弗的质朴的文笔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浪漫舞厅》被一些西方评论家认为是他的最佳短篇之一，对一个婚事被耽搁的老姑娘的处境和心理状态的描写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而奈保尔也许是由于出生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并喜爱游历的缘故，他的小说都是以第三世界为题材，情节大多取材于他的游记和报道，他善于在看似平淡的情节中刻划人物性格的功力在《圣诞故事》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斯塔布斯继承英国文学的传统，在《表兄刘易斯》中，她把女主人公对初恋刻骨铭心的记忆描写得极为生动感人。

这是一本出自名家的既有文学性又具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的小说集，它无疑将给予读者以丰富的美的享受。

《外国文艺》编辑部

1988年

目 录

编者的话 (1)

凯·曼斯菲尔德

孟浪的旅行 文洁若译 萧 乾校 (1)

维·索·普里契特

狂欢 江士晔译 (22)

安·威尔逊

重聚 陈瑞兰译 (50)

安·伯吉斯

诗神缪斯 吴 劳译 (74)

穆·斯帕克

砰一砰,你死了 杨 怡译 (99)

约·福尔斯

谜.....施咸荣译 (134)

琼·斯塔布斯

表兄刘易斯.....周祖炎译 (194)

威·特雷弗

浪漫舞厅杨 怡译 (220)

艾·西利托

旧货贩子的女儿.....主 万译 (242)

维·索·奈保尔

圣诞故事王永年译 (273)

孟浪的旅行

凯·曼斯菲尔德

文洁若译 萧乾校



距今一百年前，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诞生在景色秀丽的新西兰惠灵顿。她家是英国移民的后裔。父亲哈罗德·比彻姆经商，后来成了新西兰银行行长，并受封为爵士。她天资聪颖，自幼显示出写作才华，八岁就博览群书，并开始写诗和散文。曼斯菲尔德的童年是在惠灵顿郊区度过的，小学同窗中有洗衣妇、挤奶工人、汽车司机的女儿。她从小同情劳动人民。十四岁时，随两个姐姐到英国皇后学院读书。三年半后一度返回新西兰，又怀着靠写作为生的抱负，十九岁时只身来到伦敦。她的个人生活屡遭不幸：怀孕后被情人遗弃，只好匆忙嫁给一个热烈追求她的人。婚后第二天她就出走，并于1912年与评论家默里同居。曼斯菲尔德和默里之间的感情生活经常出现危机。1915年欧战正酣，曼斯菲尔德出于一时冲动，突然离开默里，于2月15日在维多利亚站搭乘火车，赴军区去找法国下士卡科（本篇中的“小个子下士”）。卡科写过一些流行小说和诗歌，曼斯菲尔德是经默里的介绍结识他的。但是和卡科相聚数日后，曼斯菲尔德便发现他是个庸俗而自私的人，遂怏怏而去。她为这次“孟浪的旅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旅途中她饱受风寒，转为肺结核，数年后死于此症。

到这时为止，对她来说战争还是遥远的事。她写道：

“难道真会有什么战争吗？难道这些朗笑着的人真会统统打仗

去吗？这些被白桦和白蜡树干神秘地点亮了的黑魑魍的森林，这些上边飞着大鸟，地上涓流阡陌的田野，这些沐浴在阳光下的碧绿湛蓝的河流——难道会变为动干戈的沙场吗？”

同年10月，曼斯菲尔德的胞弟莱斯利在军事演习中被炸得血肉横飞而死，这给她带来了深重的悲哀，并促使她追忆在新西兰和弟弟一道度过的童年。这就是她写《序曲》(1918)、《在海湾》(1921)、《花园茶会》(1921)等作品的背景。

正因为欧战给曼斯菲尔德留下深深的伤痕，她对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的长篇小说《夜与日》(1919)颇感不满。伍尔夫由于生长在伦敦的文学世家，得以躲在象牙之塔中描写人物的内心活动。在1919年11月致默里的一封信中，曼斯菲尔德批评了伍尔夫对战争和英国社会的动荡所持的冷漠态度。她写道：

“小说不能撇开战争。它总会使人在心灵上产生变化。我深深地感到一切都跟过去不同了——作为艺术家，倘若我们不这么感觉，我们就是叛徒。我们应该重视它，寻求新的表现方法，用新的形式来表达新的思想感情。……当我意识到这种彻头彻尾的冷漠和麻木不仁的态度时，我简直感到害怕。……在内心深处，我认为他们是一群胆小鬼，因而藐视他们。我们必须正视我们这场战争，然而他们却不肯这么做。”

过了不久，曼斯菲尔德在一篇评论中又含蓄委婉地提出了她的看法，伍尔夫当然领会到了。她在日记中写道：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写了篇评论，使我很为气恼——我觉得其中含有轻蔑之意。她把我描述成一位有教养的老笨蛋。”然而她后来还是接受了曼斯菲尔德的观点，承认那是一部“没有生命的”小说。

伍尔夫终身享受着稳定的上层社会为她提供的优裕生活，她只熟悉本阶层的人物。曼斯菲尔德却抛弃了原有的舒适环境，靠笔耕糊口。她本人过的就是极其艰难的日子，她有不少作品反映了民间疾苦。在本篇中，出现了一个卖鱼的老头，“穿着破破烂烂的短大衣，谦恭地站在那儿等候主顾。稀疏的胡子垂到胸前，乱蓬蓬的眉毛下面，一双眼睛俯视着自己所提的桶”。还有小饭馆里那个跑堂的男孩，他不停地操劳，不慎摔了一瓶酒，还得自己掏腰包赔上。作者

寥寥数笔就把他的神态栩栩如生地勾勒出来了。

1923年1月9日，曼斯菲尔德于法国的枫丹白露乍然去世后，伍尔夫在16日的一篇长达三页的日记中写道：

“我有什么感想呢？受了一次震惊，可又舒了口气？——少了一个劲敌？……当我提起笔时，我觉得没有什么写头了。凯瑟琳再也不能读它了。凯瑟琳不再是我的劲敌了。……我曾嫉妒她的作品——那是我唯一嫉妒过的作品……我感觉到，自己毕生都会不时地想念她。也许我们有共同之处，这是我在其他任何人身上都找不到的。”（见杰弗利·梅耶斯著《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传》，第147页，方向出版公司1980年版。）

伍尔夫的《达洛卫夫人》（1925）是受了曼斯菲尔德的《花园茶会》的启迪而写的，英国女作家伊丽莎白·鲍恩（1899—1973）等人在小说艺术上也曾受曼斯菲尔德的影响。

萧 乾

1

她长得像圣女安。是啊，公寓的管理员活脱儿像是圣女安，头上蒙着黑布，垂着一绺绺灰发，手持一盏冒着烟的小灯。我朝圣女安微笑着，心里想，她真美啊！这时，她严峻地说：“六点钟啦。你的时间很紧。写字台上有一碗牛奶。”我赶快脱掉睡衣，跳进一盆冷水，就像法国小说里的一位英国夫人那样。管理员相信我正在走向牢房，将死在刺刀之下。她打开了百叶窗，寒冷皎洁的光线透了进来。一艘小汽艇正嘟嘟嘟地在河上吼着，一辆双驾马车疾驰而过。湍急而打旋的流水；远处黑魆魆的是几棵高树，像是挤在一起聊天的黑人。我边扣上那件老掉了牙的柏帛丽大衣^①的钮扣，边思忖道：真是不祥啊。（这件柏帛丽非同小可。它不是我的，是我向一位朋友借来的。它原是挂在她那黑暗的小小过道里，我偶

^① 英国的柏帛丽公司所产的防水大衣。

然瞅见它，心想：我正需要这么一件呢！一件旧柏帛丽——穿上它就谁也认不出我来了，而且多么合身。穿上柏帛丽足以对付狮子。在大风大浪的海上，妇女裹上它，就曾被人从没篷的小船里救上岸。在我看来，一件旧柏帛丽就是一位可敬的旅客的标记和象征。于是，我就决定用我那身领子和袖口都镶着真正的海豹皮的紫红色紧口连衣裤跟她换了。）

“你永远到不了那儿。”管理员注视着我把领子翻起来，说道。“永远也不！永远也不！”我跑下响着回声的楼梯——声音真怪，活像是睡意蒙眬的女仆在钢琴键上胡乱滑动着手指——直奔码头。“干嘛跑得那么快，我的小美人儿？^①”一个穿花短袜的可爱的小男孩问道。他正在上端有几盏荷花蕾形电灯的地铁拱门前面跳舞哪。哎呀！连向他飞个吻都来不及了。当我抵达火车站时，只剩下四分钟了。站台入口处，士兵们挤得水泄不通。他们一手拿着黄色的证件，肩上扛着凌乱的大行李囊。警官站在一边，一个不知名的官员站在另一边。他肯放我过去吗？肯吗？他是个老人，臃肿的胖脸上满是大瘡子。鼻梁上架着一副角质框眼镜。我战战兢兢地做了一次努力。在递证件时，我使劲做出清晨最甜蜜的微笑。但是薄薄的纸张呼啦呼啦地飘起，碰着眼镜的角质框，又摊平。尽管如此，他还是放我过去了。我撒腿就跑，混在士兵当中跑了进去，爬上高高的梯级，进了涂成淡黄色的车厢。

“这趟车能直接开到 X 吗？”我问检票员。他用镊子剪了我的票，递回来，说：“不，小姐，你得在 X. Y. Z. 换车。”

“在——？”

“X. Y. Z.”

我还是没有听清楚。“劳驾，我们什么时候到呢？”

“一点钟。”但是这对我无济于事。我没有表，哦，只好——等

^① 原文为法语。

由文
卷
下再说啦。

啊！火车开动了。火车向着我。晃晃悠悠开出车站不多会儿，经过菜园子，经过门窗紧闭、等待招租的高房子，经过那些正在敲打地毯的仆役。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在田野里漫步着，照红了河流，给水池子镶上了红边；阳光落在晃晃悠悠地行进中的火车上，它抚摩着我的手笼，嘱我脱下那件柏帛丽。车厢里不止我一人。对面还坐着位老妪，裙裾撩到膝盖上面，戴着一顶黑色网织的软帽。她那双箍着一只结婚戒指和两只纪念戒指的胖乎乎的手里拿着一封信。她慢吞吞地琢磨着一句话，随后抬头看看，并向窗外眺望，嘴唇微颤着。接着又读另一句。那张苍老的脸再一次转向亮光，吟味着。……两个士兵从车窗里探出身去，他们的头几乎挨在一起——一个在吹口哨，另一个用生了锈的别针把大衣别起来。沿铁路线到处都是士兵。有的在干活，有的倚立在货车旁，要么手扶屁股站着，两眼盯着火车，似乎指望每个窗口至少都有一架照相机。这时火车正经过一片大木棚，宛如临时搭起的舞厅或支在海滩上的帐篷。每座木棚上面都飘着一面旗子。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走出走进，伤员倚墙而坐，晒着太阳。在所有的桥梁、道岔和车站上，都有一位小个子士兵^①，只看得见长靴和刺刀，显得那么孤独凄凉，活像一小幅漫画，等着有人下面题些可笑的话。难道真会有什么战争吗？难道这些朗笑着的人真会统统打仗去吗？这些被白桦和白蜡树干神秘地点亮了的黑魆魆的森林，这些上边飞着大鸟，地上涓流阡陌的田野，这些沐浴在阳光下的碧绿湛蓝的河流——难道会变为动干戈的沙场吗？

我们路过的是多么美丽的墓地啊！它们愉快地熠熠辉映在阳光下。坟上好像长满了矢车菊、芙蓉红和雏菊。这个季节，怎么会

① 原文为法语。

有这么多花呢？但是它们并不是花，而是扎在士兵坟墓上的一束束缎带。

我抬头望了望，和老妪的目光不期而遇。她泛着微笑，折起了信。“是我儿子写来的——打从十月以来，这还是头一封。我要给媳妇捎去。”

“……？”

“嗯，好极了，”老妪说。她将裙裾抖下去，把篮子挎在胳膊上。“他要我给他寄几块手绢儿和一根粗绳。”

我该换车的那个车站叫什么来着？也许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我站起身来，双腿交叉站着，双臂倚在窗框上。一边的腮帮子热辣辣的，就像儿时去海边的路上。等打完仗，我得弄条游艇，沿河漂流，带上一只白猫和一钵木犀草做伴。

军队沿着山麓排成纵队行进，在阳光下红红蓝蓝地闪烁着。远处，更多的人骑着自行车驰来，清晰地映入眼帘。但是，我心爱的法国^①，这种军服太好笑了。你的士兵们就像色彩鲜明而傲慢无礼的图案一般在你心中留下了印记。

火车减慢了速度，停下来了。……除了我，大家都下了车。有个大男孩显得非常友善。他用根绳子把木鞋绑在背上，锡质酒杯里漆着难以名状的鲜艳的粉红色。去 X 是不是要在这里换车？另一个士兵的军帽从潮湿的纸罩下面露了出来，他一下子就把我的手提箱拎下去了。士兵们多么可爱！“多谢，先生，你真是太可爱了。”^②“不是这条路，”一个上了刺刀的士兵说。“也不是那条，”另一个说。于是，我就跟在人群后面走。“小姐，你的护照……”“我们，爱德华·葛雷爵士……”^③我跑过泥泞的广场，走进一家小吃

①② 原文为法语。

③ 这是一句歌词。

店。

是一间绿色的屋子，一只炉灶凸了出来，两边摆着桌子。五颜六色的瓶子把柜台装饰得很漂亮。一个妇女胳膊交抱在胸前，倚着柜台。隔着敞开的门，我看见厨房里，一个身穿白衣的厨师正往碗里打鸡蛋，将壳扔到角落里。墙上挂着正在用餐的顾客的红红蓝蓝的大衣，短剑和皮带则堆放在椅子上。天哪！多么喧嚣啊。和煦的空气似乎都破碎了，随着声浪颤悠起来。一个面色异常苍白的小男孩，从这张桌子奔到那张，问顾客要些什么，并给我倒了一玻璃杯紫色的咖啡。盛在平底锅里的鸡蛋还滋滋响着呢。那女人从柜台后面冲出来，着手帮小男孩的忙。她安抚那些不耐烦的大嗓门说：“马上就来，马上就来！”^①传来了盘子的咔嚓声，以及啪啪地拔软木塞的声音。

突然间，我看见有人提着一桶鱼站在门口——带斑纹的褐色鱼，就像是玻璃缸里在压扁的美丽的海藻林之间游来游去的那种。他是个老人，穿着破破烂烂的短大衣，谦恭地站在那儿等候主顾。稀疏的胡子垂到胸前，乱蓬蓬的眉毛下面，一双眼睛俯视着自己所提的桶。他看上去仿佛是从哪一幅圣画中溜出来的，并在向士兵们告饶，因为他本不该呆在那儿……

可是我能做什么呢？我不能用一根稻草拴着两条鱼去X呀；而且我想，在法国，从火车车厢的窗子里往外扔鱼是犯法的。我边这么思忖，边笨拙地爬上一节更小、更寒伧的车厢。也许我可以把它们捎给——啊，我的天主^②——我又忘掉舅舅和舅妈的名字了！巴法德，巴封——是什么来着！我又把那封用熟悉的笔迹写的不熟悉的信读了一遍：

① 原文为法语。

② 原文为法语。

我亲爱的外甥女儿，

现在天气稳定一些了，如果你能来小住几天，你舅舅和我真是太高兴了。来时请发封电报，倘若得空，我就到车站外面来接你。否则我们的好朋友格兰松太太——她住在桥畔那座小小的过桥费征收所里，正对着火车站^①——会把你接到我们家。我热烈地拥抱你。^②

朱莉·布瓦法尔

信里还附了一张名片：保尔·布瓦法尔。

布瓦法尔——当然，这就是他们的姓。我的舅妈朱莉和我的舅父保尔^③——他们蓦地出现在我眼前，比我所曾认识的任何亲戚都更真实，更具体。我看见了朱莉舅妈手捧带盖的汤碗，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保尔舅舅坐在桌前，脖子上系着红白两色的餐巾。布瓦法尔——布瓦法尔——我可得记住这个姓。要是军官问起我要去找什么亲戚，而我却把名字弄乱了——哦，那可要命啦！布法德——不，布瓦法尔。把朱莉舅妈的信折叠起来时，我才在空白的反面一角第一次看到潦潦草草地写着：“快来，快。^④”一个古怪而容易冲动的女人！我的心怦怦地跳起来了。……

“啊，咱们快到了，”坐在对面的太太说，“小姐，你要到X去吧？”

“是的，太太。^⑤”

“我也去。……你以前去过那儿吗？”

“没有，太太。这是头一回。”

“真的，这个时节去看人可不适宜。”

我露出一丝笑意，竭力不去瞧她的帽子。她是个十分平凡的

①②③④⑤ 原文为法语。

小个子女人，却戴着一顶黑天鹅绒的无檐帽，顶上是一只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惊奇表情的海鸥。它那对圆眼睛以诧异的神情盯着我，简直使人难以忍受。我感到一种可怕的冲动，恨不得嘘的一声把它轰走，或是探过身去告诉她，它在那里。……

“请原谅，太太，^①可是也许你还没有理会到有一种^②海鸥呆在你的帽子上。^③”

那只鸟儿是故意摆在那儿的吗？我可不能笑，我可不能笑。她可曾照过镜子看看，脑袋上顶着个鸟儿是什么样子？

“眼下要想经过那个车站，进X很不容易，”她一边说，一边朝我摇摇顶着海鸥的头。“啊，可麻烦啦！得签上姓名，写下自己的职业。”

“真的吗，真那么啰嗦？”

“可是只能这样啊。你看，整个地区都由军队管辖，”——她耸耸肩膀——“他们就得严点儿。很多人根本就出不了车站。他们到站后，就被安置在候车室里，再也别想往旁处去了。”

我有没有从她的语气里听出一种奇怪的幸灾乐祸的腔调？

“我想，这么严厉必定是十分需要的。”我抚摩着自己的手笼，冷冷地说。

“需要！”她嚷道。“可不是嘛！喏，小姐，不然的话，你简直难以想象会闹成什么局面！你知道女人见了大兵会是什么样子，”——她坚定地举起一只手——“就发了疯，整个发了疯。可是——”接着她发出短短的胜利的笑声——“她们进不了X。我的天主，^④不！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认为她们根本不会尝试一下的，”我说。

①②③④ 原文为法语。

“你认为不会吗？”海鸥说。

太太沉吟了半晌。“自然，当官儿的对他们手下的士兵也真厉害。逮着就关禁闭，然后——不容分说就送上火线。”

“你到X去干什么？”海鸥说。“你究竟在这儿干什么？”

“你在X会逗留很久吗，小姐？”

她胜利了，她胜利了。我感到惊恐。一根灯杆从车窗外驰过，上面写着那个要命的站名。我几乎喘不过气来——火车停了。我朝那位太太快快活活地笑了笑，就跳跳蹦蹦地拾级下到站台上。

那是一间闷热的斗室，设备齐全，两张桌子前面各坐着一位上校。他们身材高大，蓄着灰色络腮胡子，面颊上略呈赭红色，样子很豪华，看起来大权在握，一个人抽的是太太们喜欢称作烈性的埃及纸烟，拖着又长又浓的烟灰。另一个在摆弄一支镀金钢笔。他们的脑袋在箍得紧紧的领口里转来转去，活像是熟过了头的大个水果。当我把护照和车票递过去时，心里有个可怕的感觉：士兵会走过来，要我下跪。毫无疑问，我会跪下去的。

“这是什么？”第一位神怏怏地问。他一点儿也不喜欢我的护照。一看见它，好像就不耐烦了。他以一种“不，我不受理^①”的神色，朝着护照做了个不同意的手势。

“但是这不行，根本不行，你知道。瞧——你自己看看吧。”他怀着极大的反感瞟了一眼我的照片，然后他那卵石般的眼睛带着更加厌恶的神情瞅着我。

“当然，这张照片糟透了，”我吓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可已经用它办过好几次签证了。”

他抬起巨躯，走向第二位神。

① 原文为法语。这里是意译，直译是：不，我不吃这个。